

百年一器，仰韶村遗址出土月牙纹彩陶罐藏秘

侯俊杰



仰韶村遗址自1921年发现并发掘开始，到目前为止，共进行过四次发掘。出土的器物有陶器（包括彩陶、灰陶和黑陶）、石器（包括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骨器、玉器等多种类别。在这几种类型中，陶器最多，其中彩陶最为典型。彩陶因其色彩鲜明，纹饰华丽、内容丰富而成为仰韶文化的代名词。无论是它所代表的时代意义，还是它所传承的文化价值，都是仰韶文化出土文物中的代表，所以仰韶文化又被称为“彩陶文化”。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彩陶都是以碎片形式出土的。只有在第三次发掘中出土的一件月牙纹彩陶罐是一件完整器物，成为仰韶村遗址百年、四次发掘中唯一的一件完整器物。

这件月牙纹彩陶罐是在仰韶村遗址第三次发掘时出土的。这次发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980年10月至11月，第二件阶段1981年4月至6月。据发掘者回忆，这次的发掘地点主要在仰韶村通往县城的路东边（寺沟村民的搬迁建房区）。这次发掘不仅再次确认了仰韶村遗址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混合的遗址，并且弄清了这两种文化地层的时代叠压关系。它们的发展序列是：仰韶中期—仰韶晚期—河南龙山文化早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阶段发掘期间，路西的一户村民因抽水浇地，将一处断崖侵冲，暴露在断崖上的袋状灰坑随时可能倒塌。于是，发掘队员采取了抢救措施，又在路西边开挖了一条探沟，出土了红陶罐、红陶钵等。其中，一件月牙纹彩陶罐很有特色，十分精致，是这个遗址历次发掘中仅见的一件完整器物。

月牙纹彩陶罐的时代为仰韶文化中期。彩陶罐口径14.2厘米，腹径15.1厘米，底径7厘米，高11.5厘米，侈口、宽沿，束颈，折腹，平底，细泥红陶，表面打磨光滑，口沿内部可见明显的慢轮修整痕迹，外部口沿至折腹部施有白色陶衣，外口沿饰白彩宽带状，折腹处饰白彩窄带纹，口沿至折腹间饰有14枚白彩月牙纹。同时，亦可将红陶本色视为14枚红色月牙纹，白、红月牙互为底色呈现。月牙纹彩陶罐白彩纹饰绘制严谨，间隔等距，艺术表现力高超，单体白彩月牙纹高约5厘米，最宽处1-1.3厘米，相邻白彩月牙纹间距在1.8-2厘米。

关于这件月牙纹彩陶罐的出土环境，我们只知道是出自一个灰坑，其他具体信息未见公布，目前无法获知罐内的残留物成分，关于它的用途等也无从了解。所以，目前对它的研究还只停留在器物表面，但也是众说



纷纭，尚无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观月形，定历法。月牙纹彩陶罐所饰的白彩月牙纹，在纹饰的文化解读上认识较为一致，即为写实的月牙纹饰，应是仰韶先民通过观测月相变化，如实将月形反映在陶器上的表现。14枚白彩月牙纹饰的分布严谨、等距，明显是经创作者精心设计后的艺术表达，并不是随意为之，14枚月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是仰韶村先民通过观测月亮的变化，总结其变化规律，推算年、月、日的时间长度和月亮之间的周期关系，制定时间的序列，进而确定历法的一件实物。

二是月牙纹彩陶罐绘制的是农历初五月形。经认真对比，月牙纹彩陶罐的白彩月牙纹与阴历初五的月形基本一致。仰韶先民选用这种月形进行记录，是因为初五是一个月相周期的初始阶段，标志着新月初升。14个月牙可能与一年的冬至日有关。冬至日在一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夜时可逾14小时（7时辰），白日近10小时。月牙纹彩陶罐的创作者可能在某年冬至日观月时，恰逢当晚是阴历初五，便以一个月牙纹指代1个时辰的前后某段，最终用14个白彩月牙纹代表了冬至日夜时的7个时辰，即14个小时。但并没有存在冬至日恰逢初五的巧合，这初五月形的选用则有可能蕴含着创作者或器物所有者的个人信息，如出生日期信息、重要事等等。

三是与一年14个月有关。月牙纹彩陶罐的白彩月牙纹是仰韶先民观测月相，记录月相，通过增加闰月的方法，协调阴阳历法相统一的结果。14枚白彩月牙纹的

由来，可能是仰韶先民在某年增加一个闰月后，发现仍然无法协调回归年和太阴年的误差，就只能再次增加一个闰月来实现“闰余成岁”，当年则会出现闰两个月的“十四月”现象。在历法不甚精准的前提下，闰两个月已经是“闰余成岁”的最大极限了。

以上几种解释，概括起来，就是月牙纹彩陶罐绘制的14个月牙反映了仰韶先民们的一种月相崇拜意识。现在看来，月牙纹彩陶罐的14枚月牙纹饰虽不是极尽精准，但已可体现出仰韶先民观测记录月相的高超智慧了。但是，仰韶文化时代，先民们关于历法的确定是否如此？还是难以定论。

考古证明，仰韶文化时期，对自然物日月星辰诸天体的崇拜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仰韶先民把与自身生存有密切关系的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当作崇拜的对象，这是出于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和畏惧，对自然界异己力量完全处于屈服状态所产生的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人们总想通过超自然的力量去支配自然，以达到多方收获的愿望。如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出土彩陶上的鸟纹和蟾蜍纹很可能是当时天体崇拜的一种方式，象征日月，代表太阳神和月亮神。这些彩陶上的太阳鸟形象，与大口文化、良渚文化所见的同类图形相同，说明当时的太阳神观念普遍存在。在同一时期，洪山庙遗址瓮棺上的彩绘纹饰有红日和白月，大河村遗址彩陶上的太阳纹、日晕纹、月牙纹和星座纹，都是当时人们对天体崇拜的证据。河南巩义双槐树和荥阳青台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表面绘有八角星彩陶图案的陶罐。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还发现了把九件陶罐按照北斗星形状埋在一起的现象。北斗星的斗柄随着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而分别指向东南西北。这既是一种星相崇拜，也暗示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对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所表示的农事季节有所了解。

仰韶文化时期，各个代表性遗址出土了很多著名的彩陶器物，如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庙底沟遗址出土的花瓣纹彩陶盆、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纹双联壶、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头像彩陶瓶等，都曾经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广泛关注，对它们的研究也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仰韶村遗址出土的这件百年一器——月牙纹彩陶罐的研究，迄今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期待尽早解开它蕴藏的秘密。

两关遗址

王业群

两千年前修筑于河西走廊尽头的两个重要关隘——阳关、玉门关，直到今天为止，仍是无数中国人心目中无法释怀的名字。就此我常想，这两个既是古代边防要塞，又是丝绸之路商旅枢纽的关城，虽早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于荒凉的戈壁滩上，仅余的那一截截残垣断壁，看去也像是被漫漫黄沙侵蚀得犹如一垒垒隆起的黄土堆，丁点儿找不到曾经有人居住和生活过的痕迹，可为什么千百年后，人们依然对它抱有一种心底的崇敬与膜拜，这中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中华文明漫长悠久的历史，令人对已消失的过往充满了神秘和敬畏感？还是惯见了秋月春风、生死更替的人类，生而就对“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亘古不变的场景，有着一种发自本能的、内心的喟叹？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可无论如何，短短的一首诗或一篇文章，能把一处地方或一个遭遇，描述得令人产生无数遐想，好比一滴海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旷野沙漠能让人隐约可见一泓碧泉、一抹绿洲，孤苦悲凉能让人感受一丝生命律动、悄然埋下一种莫名的亢奋那样，却是诗和文章作用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唐代王维和王之涣描写阳关、玉门关的两首短诗，就属于这种具有了不起能量的文化作品；而阳关、玉门关之长久流连徜徉于中国人血脉中，也主要得益于这两首短诗。就我本人说，也是因了这两首诗，自年轻时起，直到没去甘肃前，心里就都埋着一个既定目标：此生一定要到阳关和玉门关去看看，仿佛那就是一个历史的结，一个人生情怀的结，不去解开无法罢休似的。随着年纪的增大和阅历的增多，我更产生了一个愿望，到阳关时，切莫忘了找一个僻静处，独自坐在石凳上，西望浩瀚无垠的荒滩沙漠，喝一杯怀古和自珍的酒！

由瓜州抵敦煌已是下午。因距参观莫高窟的预约日中午还隔着一天，我们便于次日晨首先驱车去了阳关。它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南约70公里处，为因应旅游业，那里已建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古城景区，包括有城门、城墙及城内一应建筑物等；古阳关城原先的位置，处于其西北一角。

据载，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前后，晚玉门关1年；因居于玉门关之南，故谓之阳关。它与北面的玉门关，共同形成了扼守河西走廊西边尽头的两处关隘，是西汉时期面对西域的两个重要门户，也是丝绸之路必经的咽喉之地；两关之间，原先还有一道长约70公里的长城连接。由阳关往西，是库姆塔格沙漠，再往西，便是令人生畏的罗布泊，人称死亡地带。由此可见，阳关在扼守边关上的地位有多么特殊。

行走在丝路上的商队，阳关是其所出关口之一；过阳关后须穿越茫茫沙漠，才能到达鄯善（今新疆若羌），再到于阗，然后越葱岭抵安息（今伊朗及两河流域），和由玉门关出关的商队会合，远至土耳其、埃及。

从吕思勉《汉朝大历史》所列的西域古国图看，汉时处于那一带的古国，大大小小的还真不少。如的卢孙（今吐疆一带，东接匈奴，西与大宛，现已无此地名），户数12万，人口达63万。小的如且末，户数才230，人口1610，胜兵更是只有区区320。上文提到的若羌，也很小，户数450，人口1750，胜兵仅500。

无怪乎王维的诗中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那完全就是阳关以西地旷人稀、各族散布、再难遇有亲朋好友照应的真实写照。

王维和友人饮酒告别之处，并非阳关，而是渭城，即长安西北的咸阳。但他友人将去之处，却是阳关以西，距渭城路途遥远的安西（唐代在西域设立的都护府），那里曾是汉时的龟兹古国（今新疆库车一带，时户数不足七千，人口刚过八万）。诗人这首告别诗的特殊点，恰就在于它以渭城清早一场小雨给人带来的清新愉悦感，反衬了阳关西去之遥的荒凉与陌生。它没有刻意渲染离愁别绪，而是以一种轻松、轻快的笔调，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意境绵远的送行图。图中这对挚友，仿佛对即将到来的分手意味着什么彼此心照不宣，故而诗人也没什么都不说了，只想着劝朋友尽情地再多喝一杯酒。这种以少可意会、无需言表的内白作诗句的呈现方式，可谓匠心独运，能使人感到其豪情豁达似压盖了离愁别绪，成了人生际遇的某种深刻隐喻，掩卷后仍回味无穷。手法的高明，和后来辛弃疾的一句“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最令人情怀纠结的，是站在今天的阳关景区外，当你放眼四望，远远全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戈壁滩，其苍凉荒芜仿佛千古凝固了似的时，你还能想象，脚下这块地方，真的就曾经是古代关防重镇，真的就曾经有过城头旌旗猎猎，城内人声鼎沸、城外骆驼蜿蜒连绵的情景吗？难不成真就是因为历史和时间，才将这一切从根本上都抹去了，只剩下眼下这满目粗粝坚硬、草木不生的戈壁荒滩？

信不信由你，可这真的就是事实。且古代阳关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还并不完全一样。它偏远是偏远，苍凉是苍凉，寒冷是寒冷，但有水源，也有绿洲，不然人类无法居住。据记载，阳关景区内保留的渥洼池与西土沟两处遗址，就曾是那里最大的水源；三四千年前，这里甚至还是一块绿洲盆地。的确是历史和时间改变了这里；也的确是历史和时间，才使得今天在这一望无际、毫无人烟的荒滩之上，重新又耸起了一座仿建的阳关城，无数的人，又从四面八方涌来这里！

因为赶早慢赶，也因为游人稠密，找不到一个僻静处，我终于没能实现在阳关尽兴喝一杯酒的愿望，引为憾事。

到了玉门关，发现其遗址所在处，和阳关一样，同是一片苍茫荒凉的戈壁滩，因来自西域的玉石多通过此关而得名。它以小方盘城遗址为中心，内含大方盘城遗址、汉长城及烽燧遗址。其中小方盘城是汉代玉门关的指挥中心，大方盘城则是专为玉门关沿线长城守军提供补给的粮仓。

行走在这片遗址周围，我感觉它甚至比阳关更加显得荒凉与偏远。遗留在戈壁上的那一截截断壁残垣，突兀而起，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看上去像是风化和凝固了的史书残页一般，已经没人能读出记载于上面的那些早被世界遗忘的往事。朝周围看，来这的游人，似乎也压根儿就跟眼前的土墙残壁没什么关联，每个人都只顾着拿手机忙不迭地拍照，然后瞬间把它发往世间各个角落。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禁让人思考：那些曾被黄沙掩埋的过往，是否仍在以某种方式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最终，古道旁一个低矮的土墩，让我停下了脚步并莫名其妙地久久凝视。

那是一株只有半截的干枯胡杨树，它单独地立在那，周围已完全找不到一个同类。我不知道它干枯了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也不知道它曾经生机盎然的时间有多久。可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只要它仍未倒下，仍未腐朽，它在世的时间也的确是大漫长了，漫长得几乎令人有些惊骇。想想看，这么漫长的生命，究竟能见证多少更迭的年代，看见过多少繁闹和沉寂的生死轮回，听说过多少号角与战马的嘶鸣啊。如今，它那仅剩的、半截的、苍老和光秃的躯干，让人感觉就像是一个休止符，也像一个停止键，似缄口不言也永不再语……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描写玉门关之远、之寒、之苦的诗句，多么生动和形象！而“何须怨”三字，则摹写出了守关士兵在极度严寒的环境和思乡、思亲的浓愁中，既是无奈、也是无须了的一种自我宽慰之情，读来不觉令人顿生怜惜。虽然玉门关在汉以后几经变迁，唐时已东移瓜州，但仍是处在广袤荒凉的大西北戈壁滩上，仍属边关要塞。再联想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卢纶的“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以及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等诗句，唐代边塞的辽远和寒苦，戍边将士或思立战功、或生死置之度外的豪迈与悲壮情怀，不全都呼之欲出了吗？

这是阳关和玉门关留给后人永远难以磨灭的影像。

（上接7版）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蚕、缫丝织绸的国家。从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一世纪，中国的丝绸已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输入南亚次大陆和欧洲的地中海世界。匈奴的兴盛和月氏的迁徙，进一步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形成。展厅中无论是布里亚特人绣有五爪龙纹的男士丝织长袍，还是俄罗斯人绣有寿桃、仙鹿、石榴等图案的床单饰品……浓浓的中国元素，好似用一根无形的丝线连接上了——这头是中国，那头是世界。

展厅里单独展出了一件那乃族新娘嫁衣，第一次看到它的人都会发出“这是一件成年女性的衣服吗”的疑问，它实在是太小了，同时又非常“时髦”，是AB面的。正面是彩色的龙纹贴布，背面则是满满的刺绣，纹样款式既充满中式风格，又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背面的下半部分，绣着生命之树，树枝上站着数只象征未诞生的婴儿的无翼之鸟。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那乃人和中国的赫哲族同宗同源，1689年中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赫哲人从此跨境居住。1858年和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后，那乃-赫哲人成了跨国民族。从展出的服饰可以看出，那乃人文化中充斥着信仰与图腾，也融合了传统与变迁。

相较于各类制作精良的成衣，展柜中有一件非常简单甚至略显幼稚的绣品。在一块白色麻布上，像十字绣一样的绣法，自上而下绣着巴洛克风格的花式玫瑰、圣母圣子像、格鲁吉亚民族英雄像、家族徽章、男女结婚像以及各种小花卉。或许是一个小女孩打发无聊时光的消遣，或许是一个少女在不断精进自己绣工的努力。通过她们留下的一针一线，参观者感受到世间的不同面，想象着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生活。它的斜对面，陈列的是一件XXXL码的亚美尼亚人的女式衬衣，说是衬衣，更像是夏天的一件长款外披。米白色棉麻质地，双开襟、胸口绣着对称的花朵枝叶。这件衬衣有四处用稀薄的镂空线条连接，让它显得既精致又脆弱。这次外展可能是它最后一次出远门，



哥萨克女性服饰

或许也是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展厅里面有一条非常贵重的“巨型”腰带——斯卢茨克腰带，由丝绸和金线制成，长335厘米，宽39厘米。因其产地斯卢茨克城而得名（现属白俄罗斯，位于明斯克南部），以其精致繁复的编织工艺和华丽鲜艳的颜色搭配而闻名。展出的这条“斯卢茨克”腰带，是传统服饰“孔塔奇”套装的重要组成部分。腰带上每一道织造的痕迹都承载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忆——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到二十世纪初，当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复存在的时候，服饰成了寄托国家认同的象征。它见证了一段充满痛苦与抗争的历史，同时也见证了波兰人的精神向往。通过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希望，并将希望转化为一种永恒的艺术表达。

从祖先的迁徙路线到现代的归乡之路，服饰早已成为标注空间记忆的注脚：生活环境、居住空间、社会历史与时代变迁。民族服饰的一针一线，提醒着人们勿忘自身与故土乃至世界的联系。

大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

本展览最后的看点，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看点是展厅门口，三种制衣原料——蚕茧与蚕丝、麻籽与麻线、棉花与棉线的展示。展厅里面所有颜色鲜亮，制作精良复杂的服饰，最初的样子是如此简单。

有一处展柜，用大约10平方米的空间展示了各种颜色的狭长布料，它们是土库曼人的智慧结晶。因为游牧民族，不便于大型专用织机织布，又非常喜爱丝织品，土库曼人使用生产毛织物的窄幅织机织造丝绸，然后把两条或者几条窄幅的布拼接在一起缝制衣服。展柜中展示的边缘饰有黄色条纹的红色凯特尼布，就是土库曼人缝制节日服饰的重要材料。



喀山鞑靼人套装



俄罗斯人女性节日服装



亚美尼亚人女式衬衫

MicroWise
— system —
元 智 系 统

应用场景：
博物馆、遗址区、考古发掘现场、图书馆、档案馆、革命纪念馆、旅游景区……

智慧保护：

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馆藏设施、文物展柜、文物运输监测、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

智慧管理：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智慧服务：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熏蒸消杀服务、咨询服务……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联系人：张总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62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www.microwise-system.com